

“巨鹿之赞”系列公益讲座举行

黄平：《漫长的季节》擦亮了普通人的尊严

本报记者 张滢莹



冬季来临，一年即将收尾。当回顾今年的电视剧市场时，“漫长的季节”是许多人都会提及的一个高频词。这部豆瓣评分高达9.4分的电视剧，将人生中的种种不幸、磨难、爱情、友情和亲情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为什么《漫长的季节》如此震撼又如此动人？在近日于上海作家书店举行的“巨鹿之赞”系列公益讲座上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、评论家黄平为读者娓娓道来。

作为当代文学的评论家，黄平近几年一直关注着涌现了众多优秀“80后”作家的东北作家群落。其中双雪涛、班宇、郑执等多位作家的作品不仅收获了良好的阅读口碑，也很受影视界青睐，《平原上的摩西》《逍遥游》《仙症》等小说陆续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。

“这批青年作家，在文学界带动了一场‘潮流’。”黄平说。在他看来，这种在文学、电影、电视、音乐领域均有呈现、被许多人称为“东北文艺复兴”的浪潮，更多指向的是整个东北地区的复兴，或者大家熟悉的“东北振兴”。“这批作品无论以何种艺术形式呈现，几乎不约而同包含着一种创伤性的结构，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‘下岗潮’为标志，从创伤性的历史根源出发来展开文艺上的叙述。”基于多年的追踪，黄平提出了“新东北作家群”这个概念，用来定义这群作家。

在今年的现象级电视剧《漫长的季节》中，黄平也观察到一种东北文艺复兴潮流在电视剧领域的补缺。此前，《马大帅》《刘老根》《乡村爱情故事》等剧作广为人知，但与《漫长的季节》有一些差异。“当

我们想象范伟曾扮演过的人物范德彪（《马大帅》剧中人物），会想起一个生活中的失败者，他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失败，用滑稽夸张的骄傲和戏剧化的表演努力掩饰这一点。”在黄平看来，这种人物形象引发了许多当代青年的共鸣，比如在B站上相关的作品片段以及二度创作的“范德彪学”“范伟学”就非常流行，“今天的‘子一代’，在‘父一代’身上找到了微妙共鸣。”

在看完《漫长的季节》后，黄平找到了该剧剧本《凛冬之刃》的同名小说，并在其中发现了一个更为残酷的复仇故事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这个小说与当下在全世界范

围流行的影视剧的相通之处就在于“复仇”的主题。“如果以全球视野为参考，近几年流行的复仇题材的作品，尤其以电影《小丑》为代表，表面上是超级英雄主题，实际却内含一种颠倒。而《漫长的季节》，则提供了一种超越于复仇的更高的逻辑。”黄平指出，在复仇的逻辑中，你来我往的争斗和冲突其实是相对简单的，不能找到和解、破局的可能性，才意味着某种超越性的解决之道。在《漫长的季节》中，导演辛爽和整个团队都以卓越的方式回应了这一点。“以往，对于历史创伤的应对和处理或采取如小说中宋玉坤‘心若在梦就在’的心灵鸡汤方式，或采取复仇逻辑，而这种逻辑显然不是一种理性化的方案。《漫长的季节》则以拯救逻辑取代复仇逻辑，尝试把范伟所扮演的王响从历史的创伤中拯救出来，走出所谓漫长的季节。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，把人物拯救出来？这是理解《漫长的季节》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。”

作为文学研究者，黄平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切入对《漫长的季节》的分析。“当把这部电视剧与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相比，会发现它们综合运用了三组核心范畴：工厂下岗、凶杀案、‘父一代’和‘子一代’。”黄平说，“其中‘父一代’‘子一代’几乎是所有艺术家共通使用的结构，讲述父辈与子辈各自的命运，以及两代人命运的彼此映射。这种结构好比头顶和脚底有两面巨大镜子，头顶这面镜子代表父辈，地面这面代表‘子一代’，彼此之间的映射形成非常有意味、错综复杂的关系。这批作家

的写作几乎都是在父子命运的交错中展开的。”

“过往，这些‘80后’作家的创作依然带有一些青春文学的印记。”黄平认为，“80后”文学往往曾经受过青春文学的影响，《漫长的季节》则既包含这一层面，又有所超越。“在心理学理论中，创伤往往是几年前、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不断在记忆里萦绕，这意味着表现创伤的文艺作品往往并置着两条时间线，《漫长的季节》就是这样的穿插叙事。”在这种穿插叙事里，《漫长的季节》是这一批文艺作品中首个让“子一代”死去，而“父一代”必须自己讲述自己、自己拯救自己的故事。最终，王响走出了这场关于创伤的巨大漩涡，这代人终将过去告别，与自我和解，剧中人马队也终将走出来，依靠他们的努力重构正义和秩序。“从辛爽，到双雪涛、班宇等，他们的努力是在为这个时代的普通人正名，确立他们的位置。普通人也有不可磨灭、不可被剥夺的尊严，我们要擦亮这些普通人的尊严。”

华语文学网总编辑、上海作家俱乐部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运辉表示，作为作家书店推出的公益讲座，“巨鹿之赞”取意于历史上有名的“巨鹿之战”，在文学普及和艺术审美的层面上推出内容多样化的文化讲座，为读者、作品、作家、学者之间提供近距离沟通、交流的平台，让读者身处“网红马路”，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浓厚的文化氛围。据悉，近期“巨鹿之赞”有多场讲座将陆续举行，读者可在微信公众号“上海作家书店”查询具体场次时间并预约入场。

新锐出发

陆秋槎：致敬经典，为中国推理文学留下冷硬派的传统

长篇小说新作《悲悼》近期推出

本报记者 袁欢

旅日推理作家陆秋槎近期推出长篇小说新作《悲悼》，以女侦探刘雅弦为主角，串联了一个历史时代中带有悲凉色彩的女性群像故事。这本小说是国内少见的“冷硬派”侦探小说，作品中也多女性主角。如陆秋槎所说，推理文学史上男性侦探数量是占压倒性的，但一个人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性别没关系，而一个作家的文风更与此无关。他说：“我是在确定了继承传统、致敬经典的方向性之后，设计了这样一个带有女性群像色彩的故事。”这也是新书致敬作家罗斯·麦克唐纳的经典冷硬派推理作品《人戏》一书的原因，他想要为中国推理文学留下这一传统。

目前，陆秋槎在国内共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，此外，他也写科幻作品，甚至以科幻小说在日本出道。他的处女作《元年春之祭》曾在日本推理圈引发热议，刚一上市就多次加印。他自言喜欢写作，大学读古籍文献专业，也是听说这专业“清闲”，以后毕业可以在图书馆找个工，这样就有时间每天读读书，写写小说，结果，还没毕业就得了新人奖，从而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。

写女性群像剧似的故事，是为了致敬经典

记者：你写过很多女性主角，《悲悼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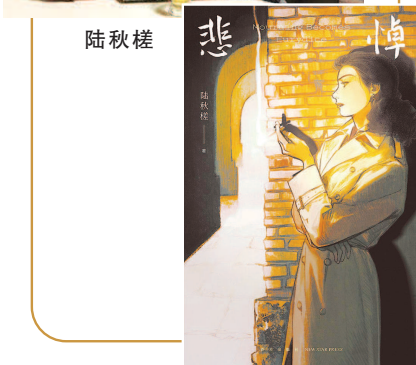
同样以女侦探刘雅弦为主角，除此之外，你还塑造了身处一个时代中的如岑树萱、葛令仪等女性群像，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？

陆秋槎：从推理小说的历史来看，男性侦探的数量要多于女性。很多著名女性推理作家，笔下最知名的侦探也大多是男性。如阿加莎·克里斯蒂，其代表作大部分都属于“波洛”系列，反观“马普尔小姐”系列则几乎没有特别出圈的作品。P.D.詹姆斯虽然塑造了茱蒂莉亚·葛雷这一经典形象，但这位女侦探登场的作品也不过两本，詹姆斯大部分作品仍是以男性侦探达格利什为主角。日系推理也同样如此，很长一段时间男性侦探占了压倒性的多数。但这样的局面在最近几年有所反转，本世纪的日系推理作品中，涌现出大量的女侦探形象。这可能跟二次元文化的发展有关。我是从2010年左右开始写推理的，当时正好赶上了这股风潮。这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。

不过《悲悼》的情况要特殊一些，更多是受到了“女性私家侦探故事”这一传统的影响。该传统可以追溯到前面提到的P.D.詹姆斯，而在1982年由莎拉·派瑞斯基和苏·格拉夫顿将其推至高潮，在日本也影响了若竹七海等作家。但这样一个传统在中国却毫无影响，我总觉得很可



陆秋槎



个什么样的人？读者可能也只能从文中散落的细节得到一点信息，你有意保持了这个人物的神秘感？

陆秋槎：这是以第一人称来塑造角色的必然结果。有耐心的读者可以通过她的言行和心理活动拼凑出她的形象，乃至发现一些她口是心非的地方。如果这是石黑一雄之类的大作家的作品，大概会有更多人愿意去解读角色，而不是质疑作者语焉不详。只可惜这是我的书，有耐心的读者终究有限。

刘雅弦因为自身经历和生存需要，不得不戴上一副“冷酷”的假面。但这种“冷酷”并非其本性，这是我塑造这个角色的出发点。同时，出于职业的需要，她必须善于观察，并且基于观察迅速做出判断（哪怕有时失之偏颇）。这些内容我都以她的口吻详细记录了下来。我认为对于一个侦探的形象，这样的塑造已经足够了。

记者：你刚刚也列举了文学作品中的多位侦探，如果回顾推理史上典型的侦探形象，成为一位侦探有必须具备的一些特质吗？

陆秋槎：侦探有很多类型，作者在塑造他们时也有强调与忽略的部分，因此很难一概而论。不过最低限度的要求大约是情报搜集能力（观察或倾听）。

记者：但到小说结尾，刘雅弦到底是

(下转第6版)